

隔離

父親這次回來，就再也不用去中國了。

今年春天，奶奶的糖尿病引發敗血症，送進加護病房，最後宣告不治。大體停在板橋殯儀館，等著父親回來參加告別式。

父親回來臺灣的第四天，我回家拿安全帽，他傳訊息給我：「等我進房間，你再進來。」我推開木門，蒼白的客廳，空蕩的廚房，燈打在大理石磚上，所有傢俱的影子都清晰可見。我隔著房間門問：「家裡東西還夠嗎？」

「夠。」

「需要幫忙買再跟我說，有機車比較方便。」

「嗯。」

我離開家了。

曾幾何時，我們的對話只剩這些。

小時候，我總是期待父親能在假日帶我和弟弟出去玩。那次去淡水河畔，是父親最後一次帶我們出去玩了。夕陽灑在海上，所有的船都鋪滿金粉，向夕陽駛去。我凝望著它們，問父親：「那些船要去哪裡？」

「他們都要離開臺灣啦。」

「我也想要出國。」

「等你長大了，想要去哪裡都可以。現在你是家中的長子，要協助媽媽打點家裡的一切事務，知道嗎？」我高亢地回應：「知道！」就要成為大人了，心裡有些興奮。

「之後公司要我去中國工作，家裡就交給你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從來不知道中國長什麼樣子，我只知道父親經常帶我走過家附近的大街小巷，西藏路、廣州街、貴陽街……，父親要去廣州工作，我一直以為下飛機後，要先經過西藏才能抵達廣州。

父親剛去廣州的第一年，我們每天晚上都將笑容掛在螢幕上，和父親寒暄：「爸爸，你什麼時候會回來？」父親也抹上微笑：「兩個月後就回去了。你們今天在學校乖不乖呀？」我和弟弟也爭相擠在框中回應：「有！而且我這次月考國語還考了一百分！」父親也留著微笑：「不錯。不錯。下次帶巧克力回去給你們吃。」父親每兩個月回來一次，每次都會帶上一袋巧克力。巧克力的包裝繽紛，

金的藍的紅的紫的通通都有，我們的眼神都跟著它閃爍。原來中國是一座金銀島，父親尋寶去了。他去中國的頭五年，我們都很期待他回來，因為他手上的那些寶藏。但是隨著時間長了，寶藏也不再稀有了，太多的甜食只會顯得膩口。我們早已習慣父親不在家的日子。

父親在中國總是靠著重口味度日子，那些巧克力也是一次比一次甜，就像是泥漿塞進嘴裡，久久無法化開。吃了一顆以後，整張嘴膩著甜味，必須配上一杯水才能清淨。他吃的正餐也是如此，每道菜都要淋上幾圈的醬油才肯下嚥。也許是因為日子太平淡，才需要調味料佐味。這些飄洋過海的味道，我們無法習慣。有一次，父親在家裡下廚，我們盯著他在高麗菜上澆醬油，全呆了。母親看到發狂了：「放這麼多醬油，是要洗腎嗎！」父親也只是傻笑：「我在中國也是這樣吃呀。」「中國是中國，我們家就是吃清淡的，不喜歡可以回去！」母親還是將那些漬黃的高麗菜盛盤，端上桌。父親除了下廚外，什麼事都不會做。在這之後，父親在家裡不是睡覺就是看電視。睡覺時的鼾聲總能貫穿遠在客廳的我的耳朵，電視機的聲音也不絕於耳，鬧得整棟房子無一刻能安寧。原本三個人的靜謐，全被父親刺破，若是在考試前，我和弟弟絕對不會留在家。家成為最適合我們與父親隔離的空間。

國小畢業以後，父親再也不過問我的課業。畢竟學生的本分是讀書，成績好也是應該的；哥哥的本分是當榜樣，在家盡責也是應該的。我拿校排前三，父親沒有誇獎；我不燒香，反而得到父親的指責。信仰虔誠也是家事之一，沒有燒香就是不盡責，在家裡，從來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這回事。即便我表現得多不意願，父親就是視而不見，他也不曾看見我在書桌上擺的《小團圓》或《看海的日子》，只是一味地碎嘴用功念書。我考上高中，父親沒有祝福；我面臨選組，父親也沒有過問。父親與我隔一道海峽，所有消息都是舶來的，遲到的。

高二的過年，父親沒有回臺灣。工廠裡的員工都返鄉過年了，只留幹部守歲。父親沒有回臺灣過年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們總在吃完年夜飯後，開啟視訊，讓他能夠跟我們越洋團圓。過年就像成果發表，親戚都住在板橋，平時也不常過河，所有資訊都在這個時間一併報告。我說我選社會組，父親沒有說話，姑姑倒是先說了：「社會組出來又不會賺錢。」父親才說：「現在外面賺錢的都是生技，如果走那個也不錯啦。」我這才知道，原來父親對我有些期許，只是他從來不說。相隔一道海峽，他的心思我無法猜測，我的決定他無法干涉。我依舊是不符期待的孩子。小時候的信誓旦旦早已隨著船遠洋，或許已沉入海底。大學指考放榜，我

更是選了父親未曾想過的科系，他沒有說話，我也抱持沉默，彷彿曾經抱有的期待，一夕間，都隨著洋流遠去。我和他心裡的距離越來越遠，海峽成為我們之間的鴻溝，即便還有血緣的羈絆，我們還是想很多，話很短。

父親依舊兩個月回來一次，在這些七日裡，我們的對話僅止於柴米油鹽，他不再分享工作遇到的事，我也不再描述學校發生的事。在同一個屋簷下，我盯我的電腦，他望他的電視，我們隔離彼此。他在中國的日子裡，我也不再與弟弟同框在一個螢幕中，我們就只是沒有交集的兩個人，我活在我的小中國，他住在他的大中國。偶爾我還是會坐在螢幕前，簡單問候父親：「爸，你今天過得如何？」

「還好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嗯。」

縱使有許多話想和父親說，但心裡話無法穿越螢幕，更無法飄洋渡海，所以還是只能吞在肚裡。過去還希望父親有天可以不再去中國工作，現在卻不敢想像父親定居在臺灣的那天。

二〇二〇年二月，奶奶過世了。時機不算早也不算晚，武漢封城了一個月，廣東也面臨封城的危機，疫情蔓延，父親回來的機會都成了奢求。奶奶的離去正好換得父親的歸來。我們四處詢問能讓父親隔離的地方，大伯說：「如果讓他來我們家隔離，我就不能去公司上班了，公司規定的。」姑姑說：「我們家還有小孩子，不能借他房間隔離。」其他親戚也紛紛拒絕。原來血緣在病毒面前說斷就斷，親戚終究還是與我們相隔一條河，過去能排除萬難與我們家聯繫，如今卻得到了屏障，隔離音訊，自家的事只能自家處理。當我們決定要讓父親住在防疫旅館，這些親戚卻開始嚷嚷：「防疫旅館太貴啦！你們根本不用花這筆錢。」「聽說防疫旅館的品質不一，萬一他住到不好的怎麼辦？」「怎麼可以讓他住在防疫旅館，這樣做不好啦。」出一張嘴容易，畢竟言語能夠乘風，不受河海阻撓。

父親的歸來，如海嘯襲捲，趕走了原住在家裡的我們。由玄關望進，一望無際。父親放下行李箱，坐在木長椅上，空想。十四天的隔離如此漫長，電視機的聲音細數每分每秒，時間到了，燒早香、午香、晚香，每次燒香都是倒數，等下次我們回來團圓。

這十四天，我每天反覆排演與父親的互動。過去的每一個七日，我無法回想，我沒有畫面能夠回想；未來有許多連續的七日，我無法想像，我已喪失與父親長住的經驗。遵行政策的隔離是短暫的，生活習慣的隔閡卻非暫時的，思想的距離

也只能漸漸疏遠。我和父親的心靈，仍隔著一道海峽，無法觸及。過去十年的記憶如同海洋墨藍，沒有摩西能夠分海，父親也無法填補。

父親這次是真的回來了，候鳥不必遷徙，只是從來沒有人想過候鳥如何定居。